

生 物 史 觀 淺 說

常 燕 生 著

何 魯 之

主 編
兼 發 行 者

中 國 人 文 研 究 所

編 輯
兼 出 版 者

大 千 書 局 總 經 售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出 版

★

★

★

★

★

國家主義叢書總序

大同世界是我們的理想目的，但大同世界決非僅僅口頭歌頌所能實現，亦決非心領神會轉瞬之間即可實現。在這個遙遠的實現過程之中，我們決不能白癡的引領望之或者坐而待之。我們認定要促成大同世界的實現，必先努力健全自己的國家，務使在這個國家之中，人民的理想即是國家的理想，國家的目的即是人民的目的。老實說，像這樣一個國家，他已經無異是一個小規模的大同世界了。由這條途徑再去追求全人類的大同世界，我們相信是有絕對把握的。如果一個國家自身并不健全，而去們是而非的高談大同世界的理論，這不是夢囈，便是病狂。爲此，我們過去曾經出版過一部黃皮小叢書，提倡國家主義，激發國人愛國思想。該書出版，匆匆十有餘年。雖然目前我們已渡過了二次世界大戰的難關，然而世界上強凌弱、衆暴寡的情形，更較從前有加無減，同時我們自己國家的貧弱紛亂情形，亦較從前更甚。不論就內就外的情形來說，都還有加緊提倡國家主義之必要。因此，要求就新形勢和新環境編印一部國家主義叢書，差不多已成了一般的期望。幾次自告奮勇，想來担負這件工作，均爲奔走和平，促進團結等政治上的事情所累，總是忙不過來。左華宇同志爲文化奮鬥十有餘年，會

生物史觀淺說

常燕生 著

目錄

- 一 歷史科學上的幾種觀點.....一
- 二 何謂生物史觀.....一六
- 三 民族意識的構成與發展.....二五
- 四 國民性.....四二
- 五 民族與自然環境.....四七
- 六 生物史觀與政治.....六四
- 七 生物史觀與經濟.....七一
- 八 生物史觀與宗教.....七九

生物史觀淺說

一 歷史科學上的幾種觀點

科學的主要工作，就在努力從複雜多端的現象內，抽出一個主要的原則，來說明現象的關聯所在。科學家深信沒有一種現象不是可以用法則駕馭的，不但自然現象是如此，人事現象也是如此。從前的人以為人事現象是凌亂的，偶發的，不可以法則來說明的，這個觀念自社會科學內各種分科相繼成立以後，漸漸地打破了。歷史是社會科學的一種，但直至今日尚僅限於紀述科學的低級狀態，沒有抽象的法則歸納出來；就嚴格的意義講起來，還不能算做『科學』。歷來的歷史家和哲學家，也有人努力想拿一種或數種原則來說明歷史的現象，但他們的說明多數不根據於事實的歸納，僅憑一己冥想獨斷而成，所以不免陷於玄學的窠臼。自斯賓挪沙至海格爾所有歷史哲學的結構都是玄學的，而非科學的。中國儒家的易繫辭和道家老莊中所有的歷史哲理，也都是玄理的，而非科學的。這種玄學的歷史觀，在社會科學已發達到相當程度的今日，應該早已退避了。近代社會學家，雖然有許多人也而努力從事實中求得若干法則以來說明社會的現象，但其說明的範圍較歷史為廣，因之觀念也較歷史為泛。社會學和歷史學所研究的內容固然同以人類的活動為對象，但其觀點各不相同，故結果也不相同。社

會學是將人類的全部集團活動分析開來，抽象地加以研究的，歷史學則比較地具體一點。社會學的領域較大，而歷史學則較小。社會學的研究結果雖然可以幫助歷史學者對於歷史現象的了解，但不能因此就省略了歷史學本身的理論研究。近代的歷史學在一般人觀念中看起來，似乎還是和古代歷史學一樣，專致力於事實真相的記述，而忽略了理論的了解。一般人以為歷史的研究只要考據精詳，不悖於事實真相，功用便已够了，甚或疲精神於瑣屑的考據問題，而目理解為外道，這種觀念是錯誤的。我們以為事實真相的記述當然是歷史學家很重要的工作，但不能謂歷史的工作就全止於此。我們要想使歷史真正由記錄進化為一種獨立的科學，就不能不努力於歷史理論的說明，這種嘗試我以為是很有價值和興味的一種工作。

自來有獨立見解的歷史家，在他們的歷史著作之中，也常能發現一二理論的解釋，雖然多數是片斷的，但歸納下來，也可成為種種不同的歷史觀，我們且將最通行的幾種歷史觀列舉在下面，以供我們的研究。

第一派的歷史觀，也可說是已往多數歷史家最通行的見解，可以叫做『英雄史觀』。他們以為歷史的現象常是由於當時的一二有關係人物所造成的，沒有這樣的人物，便造不成這樣的歷史。法國若沒有拿破崙，大革命的結局就不會那樣的奇突；俄國若沒有大彼得，俄國便不會在十八世紀之初變成

開化的國家。這種『英雄史觀』在實際上就是否認歷史有受法則支配的可能。因為所謂英雄的出現都是偶然的，不可預測的，承認了這種見解，便無異於承認歷史不能構成一種科學。這種史觀當然有一部分的真理。譬如項羽在鴻門之宴若決心將劉邦殺却，則決不會有漢朝的歷史出現。羅馬共和末年，屋大維和安多尼的戰爭，若不是因為埃及女王姑婁佩屈拉的棄甲先逃，則安多尼也或者不至全軍覆沒，勝負尙未可知。並且這種史觀所注目的地方，尙不在一二特殊的人物，而在於全般事實中偶然爆發的現象。就全部歷史考察起來，這種偶發的事件常有左右整個歷史的力量。三國時代有一個鮑信，就現有歷史關於他一生的言論事實的片段記載看來，他確是一個上上乘的英雄人物，在曹操初起兵的時候，只有他認識曹操是個英雄，曹操也只佩服他一個人，假如他不死，或者後來變做曹操的佐命元勳，或者會與曹操並爭天下，都未可知，但不幸他在剛起兵的時候，碰到黃巾賊，在與賊匪交戰的亂軍中死了，於是他的政治生命就完了，歷史也不會因他的出現而有所變更。然而他的死却是偶然的！一七六八年法蘭西王國政府偶然向意大利人購買了科西嘉島，過了一年這個島上生了一個小孩子名叫補那帕脫拿破崙，後來變為法國空前絕後的英雄。假使法政府不購買這個島，則拿破崙長大之後始終還是意大利人，無論他將來能否有所建樹，總之他不能變為法蘭西的皇帝是一定的，法國的歷史，意大利的歷史，和全歐洲的歷史都將因之變色。然而法政府當初之購買這個荒島却是偶然的，他們的王

國當局並不能預料這個小島上將來會產生那樣掌握法國命運的大人物。以上還是就偉人遭際的偶然幸運與不幸運而言。還有許多歷史上的大事變是由於一些無名的人物在純粹偶然的機會中所造成的。一箇葡萄牙的水手偶然藏了許多航海地圖，又偶然把他的女兒嫁給了哥倫布，就引起新大陸發現的動機。兩個採桑的女子在吳楚兩國的邊界上吵了一架，就使楚國滅亡在吳國的手裏。像這些事，其中所含的偶然成分當然是很多的。所以這種英雄史觀平心論起來也未嘗沒有一部分真理。但是這種史觀最大的錯誤是只見其偏，不見其全。他們祇從一件一件具體事件的片段去看，而忽略了事件全體整個的結構。從片段的事實去看，偶然的成分是很多的，但若就這許多片段的事件聯合起來成一整個的機構時，這種偶然的成分便減少了。事實的輪廓越展開，內中所含偶然的成分便越少，而必然的成分便越多。譬如『八月十五月光明』，是一件較普遍而且必然的事實，但是也許有某年的八月十五，或者某地的中秋，因為偶然的風雨無情，將月光遮蔽了，我們不能因為這種偶然的變遷而否認『八月十五月光明』的事實。哥倫布娶不到一個『家學淵源』的太太，或者他永不會發現新大陸，但新大陸在那個時代始終要被人發現的。吳楚邊界上的姑娘們不吵一架也維持不了兩國間的和平親善。所以歷史上的事件儘管是由許多許多的偶然事實湊合而成，但這些偶然事實能够聯合到一處構成一個全體的結構，便不能不說是另外受一種必然法則的支配才成功的。沒有這種必然的原動力在支配歷史的進行，則這

種偶然的事變便不能發展成一種重大的形式。誰人沒有娶過水手的女兒？誰家的小姑娘們不吵嘴？但是在某種情形下這種事件是不成大問題的，另一種情形下便造成了歷史上的大事變。這就不是單純的偶然論所能解釋的。所以有野心的歷史家總想在萬萬千的偶然事變中尋找出一個總線索來，以說明這種「偶然」所以「偶然」的道理。一切的科學家對於所治的科學都有這種野心，我們不能單指摘歷史家的這種野心是不應該的。我們既然承認人類的行為也和自然界的現象一樣，是受有必然的法則支配的，則我們便有權利來尋問這種支配人類的總法則在那裏？不能以單純的英雄史觀來抹煞一切尋求根本法則的努力。

「英雄史觀」雖然在名義上是一種史觀，但他的理論中心在否認一切歷史事實中必然的原動力的探討，而看重了偶然事變的價值。他是否認歷史是受某種原動力的支配的。用哲學的名詞代表起來，可以叫他做「無元論」。我們現在不滿意於這種歷史的「無元論」，而比較地傾向於有元論方面。現在讓我們從有元論方面來研究研究。歷史上的有元論，大體上可分為「一元論」與「多元論」兩種。讓我們先看一元論的說法。

歷史上的「一元論」，就是想拿一種原因來說明一切歷史上事實的根柢。普通的一元論並不否認歷史上有許多重要的現象，這些現象可以互相影響，造成新的事實，但以爲一切現象之背後有一個最深沈

，最普遍的現象在那裏支配着。這個現象才是歷史的『元』，其他現象都是受着這個現象的勢力的支配而成功的，或者是直接由這個現象所產生的。借馬克思的話來說，一切現象都是『上層建築』，而爲『元』的現象才是『下層建築』。一元論的歷史家都想從歷史上努力尋找出這個歷史的唯一的『元』來。不過每一派的歷史家心目中所認爲『元』的各各不同。假使搜集起來可以成爲無數的說法。我們現在不是做歷史學說批評史，用不着去一一列舉來研究。現在祇檢幾種比較最有勢力的說法，來略略分別敘述並批評一下。

歷史上的一元論也和哲學上的一元論一樣，可以分爲『唯心論』和『唯物論』兩種；唯心論中又可分爲以下幾派說法：

第一派是唯神史觀。他們以爲一切歷史都是神意的表現。如同希伯來人以爲他們的民族是耶和華神的選民，將來一定要佔最後的勝利之類。中古歐洲的政治家都以爲國家是由神意所建造的，也是唯神史觀之一種。這種史觀沒有批評的價值，用不着多說。

第二派是唯理史觀。他們將歷史的發展看做是純粹理性的一種開展的過程。理性是早具於人心的，他的內容是早已完成的，歷史不過將這種早已完成的理性順序發展起來而已。在神學與玄學過渡的時代，爲調和宗教與哲學的衝突起見，學者們往往主張一種汎神論，將宗教家所崇拜的神，和哲學家

所講的理性，附會爲一體，如斯賓挪沙就是這一派主張的健將。以後宗教勢力日益衰頹，學者們可以不必再牽強附會去敷衍神學家的意旨了，於是將理性專屬於個人或全人類心中共具的秩序。十九世紀的德國哲學家，多數主張這種說法。康德發揮這種理論最爲圓滿。海格爾將這種理論應用於歷史的解釋，以爲歷史就是本來圓滿具足的理性的一種展開。海格爾以爲歷史的經過都是早已具於理性的本體中的。理性譬如是一幅名畫，所有歷史上的事迹早已都畫在這幅紙上，不過這幅畫本來是捲着的，慢慢地才順着次序打開來給人瞧，這種依序展開的畫中故事就構成了歷史的進程。並且因爲理性是本來圓滿的，所以所展開的歷史事實也都是「對」的。就是殺人放火也都是合乎理性的善事。因爲照海格爾的理論講起來，凡事相反而相成，惡事也是爲善事的一方面，他的本來仍是善的，這種學說雖然一時會支配人類的思想，但沒有事實上的根據，專憑玄想構成，也用不着詳細去批評。

第三派是唯數史觀。這一派以爲歷史的事件都是數理的自然排列，或者是幾種心理元素或物質元素的依數學的順序而排列成的。這種理論是介於唯心論或唯物論之間的。因爲所謂「數理」有的人認爲是人心中的一種主觀範疇，有的人認爲是客觀世界中的一種自然的範疇。所制馭的材料有的着重心理的元素，有的着重物質的元素，有的名似物質而實爲抽象的觀念。如同中國古代陰陽家的「五德終始」之說，是以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的交遞運行而構成歷史的順序，這種學說最初是唯物的，但後來

漸漸將這五種元素抽象化，便變成唯心史觀之一種了。古代東西各國的宗教家以天文現象可以影響歷史的事變，也可以說是介乎心物之間的唯數史觀之一種。以上這些說法不合乎科學的事實，當然也不必深究。到了十八世紀以後，自然科學逐漸發達，有些科學家想純粹拿物質的公式來解釋人事現象，因而發生機械社會觀的機械史觀的理論。這種理論是比較傾向唯物的唯數史觀，現在也已經過去了。

第四派是唯性史觀。自從奧國的心理學家弗洛伊德發明精神解析學以來，引起一部分學者的野心，想拿性欲來當做人生的根柢，來解釋一切社會的現象。在文藝方面，這種理論已很佔一部分勢力，在歷史方面雖然似乎尙未聞有完全應用這種觀點來做解釋的，但這種學說之可以應用到歷史的解釋是顯然的。譬如說：拿破崙的好大喜功完全是一種性欲的變態也未嘗不可以言之成理。這種學說的是否能成立，我們不是心理學家，不能輕易斷定。但我以為這種學說即使證明為確實的，也只能應用到個人心理的解釋方面，歷史上的事變，重要的綫索是在羣衆而不在少數天才，這種學說很不容易應用到羣衆運動的解釋方面去的。我們不能說法蘭西大革命時代的羣衆都是性欲發狂。在革命時代，性欲特別發達，性道德特別紊亂，這都是事實，但這似乎是革命的果，而不是革命的因。即使認為是革命的因，也只是原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因。並且除去革命時的變態心理以外，在通常社會中，很難應用這種理論去解釋史實的。

第五派是本能史觀。這一派的主張比唯性史觀的主張稍廣泛一點，他們不單拿一部分的心理機能來作歷史的解釋，而以各種人類的本能來當作歷史的根柢。並且不單注重個人的心理，而注重於羣衆的心理。近代社會心理學發達的結果，這種理論漸成爲一種主要的社會學說，歷史方面也可以應用這種學理去解釋一切。譬如弗洛伊德的唯性史觀，和馬克思的經濟史觀，也還都是建設於人類「食」「色」兩種本能之上的。這種解釋當然是很科學的。但是這種解釋太簡單了，太原則化了，在社會學上可以應用，在歷史學上沒有多大用處。譬如說經濟的本能是人類所同具的，何以在某種時代這種本能的表現於歷史方面與他種時代就不同？所有的經濟制度都是基於人類經濟的本能而產生的，何以有私產制度，共產制度的區別？這都不是單純的心理學說所能解釋。我們知道人類的心理機能雖然大致相同，但因個人和民族的不同，在程度上就大有差異。有的人性欲要求亢進，有的人性欲要求淡薄，這兩種人的性格表現於實際活動就大不相同。民族心理也是如此。中國人與猶太人雖同具宗教信仰的本能，但一則淡薄，一則強烈，所以在民族歷史上的表現大不相同。中國人是歷史觀念豐富的民族，印度人是歷史觀念淡薄的民族。南歐人感情豐富，北歐人理智和意志豐富。像這些民族心理的差別都要乞靈於他種學說的解釋，不是單靠本能所能解釋的。所以我們也不取。

以上都是唯心論中幾派史觀的說法。底下再讓我們看唯物的一元論中的幾派學說的內容。

第一派是物理史觀。他們拿社會的現象當做純粹自然界現象之一種，以為可以純粹拿物理學的方法和公式去解釋人類的行為和歷史。這種主張在前述唯數史觀時已略說過。這種理論將來能够成熟與否，不可得而知；就目前而論，他們對於人類行為的公式還絲毫沒有發現出來，所有的只是些模糊的影響，強拿物理學上的名詞來附會到人事的解釋的譬說。我們靠這種學說，不能將歷史事變的原因正確解答出來，更不能憑之以建設人類行為普遍的公式，推測未來的事變，如其應用於自然科學上的一樣。所以這種學說我們可以存而不論。

第二派是地理史觀。這一派人着重地理的勢力，以為地形，地勢，氣候，物產等因子，是支配歷史的最根本原因。譬如說：因為愛琴海和希臘半島的地形，才產生希臘式的文化；因為尼羅河的氾濫，才產生埃及的古文化。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的古文化為什麼到今日完全衰頹？是由於近一千年來氣候乾燥，雨量減少，使土地完全變為沙漠的緣故。西藏為什麼到今日還是一個祕密國？是因為四面高山環繞的緣故。中國的國家為什麼那樣大？日本為什麼那樣小？因為一個是大陸，一個是島國的緣故。印度為什麼始終是農業社會？歐洲為什麼早已進入工商業社會？也是因為地勢和河流的關係。中國南方的人吃魚，所以思想銳敏而活潑。歐洲的人吃帶血的半生牛肉，所以性質猛烈而進取。像這些都是純粹以環境的理由來解釋歷史的演進的。這種學說可以說是純正的『唯物史觀』。其中所含的真理

自然很多。不過純粹注重環境而忘却了支配環境的主人公——人類——本身的重要，終未免是一偏之見。我們知道在同樣的環境中，因為民族性的不同，他們的成就也大不相同。紅印度土人和白種人同佔據過環境優良的北美洲，但是所成就的文化大不相同。日本人和朝鮮人所佔的地位都差不多。然而一個變為強國，一個國都亡了。還有同一地域中的同一民族，有時就很盛，有時就衰滅。尼羅河流域的地理至今沒有什麼大變化，但是七千年以前的埃及文化却不能再興了。像這些問題不是靠單純的地理史觀所能解決的。所以我們也不取。

第三派是經濟史觀。這一派人主張經濟是歷史的原動力，在某種經濟制度之下，產生某樣的政治，宗教，思想，譬如農業經濟之下的政治制度和工業經濟之下的政治制度就不一樣。思想，文化，也都是經濟生活的反映。這種學說在系統上講起來，本也是地理史觀之一支流。因為所謂經濟環境本也是包涵於地理環境之內的。不過這一派的學者如馬克思等，他們的理論並不重在經濟原料如天然物產等對於歷史的影響，而着眼在人為的經濟制度和生產工具上。所以和地理史觀比較起來，他們的主張含有唯心的色彩很多，並不純然是唯物的。普通將馬克思的經濟史觀喚作「唯物史觀」，實在是不正確的。這種主張當然有一部分道理，經濟生活本來是人類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種，他是根據於人類求生存的天性而來的，這種天性支配人類生活的一大部分勢力，所以對於歷史的影響很大。但是經濟史觀

的缺點在不知道人類除求生存的天性以外還有別的天性也很重要。如同求權力的天性，求智的天性，求虛榮的天性，都不是單純的經濟欲望所能包括的。宗教家犧牲性命以求信仰的解放，難道是專爲着吃飯的目的嗎？大戰爆發的時候舉國國民的執狂心理，難道都是由追求經濟利益的動機所造成的嗎？至於經濟制度和生產工具的變化，可以影響到歷史的形式，固然有一部分理由，但是他們忘記了經濟制度和生產工具都是人爲的。爲什麼農業經濟生活在中國和印度可以維持這麼久，在歐洲便早一世紀就變化了呢？爲什麼蒸汽機發明於白種人，而不發明於黑種人之手呢？這都不是單靠經濟本身所能解答的。我們在後章裏對於這種主張再詳細討論，現在暫時攔起。簡單說，這種學說也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第四派是種族史觀。這一派是純粹從生物學的見地來解釋歷史的。他們以爲人類本是生物之一種，他的一切行爲都受生物學原則的支配，所以歷史完全可用生物學的見地來解釋。這一派的主張恰好與地理史觀派相反對，地理史觀派側重環境對於歷史的影響，而種族史觀派則特別提出遺傳的重要。他們以爲世界的種族都是固定的，高尚的種族才能產生高尚的文化，低下的種族就不能夠。種族各有各的特性，所以所表現的文化也各有特色。雅利安人種是世界最優秀的民族，所以產生的文化決非卑劣的尼格羅人所能企及。他們以爲歐洲的最優秀種族是「長顛族」，其次是「圓顛族」，這兩種人的

性格才力都不同，所以產生的文化也不同。這種以生物學的見地來解釋歷史，是很有見地的。本書所主張的『生物史觀』也是大體依據於種族史觀的理論的。但是這種學說太將種族的特性看成固定的，因此有些地方就不易解釋。譬如他們說歐洲的白色人種是優秀的，爲什麼在五世紀以後的歐洲就黑暗了一千年，當時歐洲日耳曼人種的文化程度遠比不上遠東的中國人，和西亞的阿剌伯人呢？這種種族的優秀地位不是要動搖了嗎？所以這種學說的缺點，就是不懂得種族是變化的。種族有幼稚，有成熟，有衰老。兩個以上的種族可以化合爲新種族。種族的天性雖有一定，但因環境的不同，其成就也不同。這些道理，種族史觀都不足以說明，所以我們也不能完全採取他。

以上所舉的都是『一元史觀』的最重要的幾種說法。這些學說的主張雖各不相同，但其努力想從一種原則來說明歷史的現象則是相同的。底下我們再看不以一種原則來解釋歷史，而以一種以上的原則來解釋歷史的『多元史觀』的說法。多元史觀再分析起來，可以分爲『二元史觀』和二元以上的『三元』，『四元』乃至無量數元的真正『多元史觀』兩種。我們先看二元史觀的說法。

二元史觀，就是想拿兩個對立的原則來說明歷史的現象的。大體分起來，又有幾種說法。

第一派是善惡對立的二元史觀。如古波斯的祆教以光明與黑暗兩種勢力的交戰，支配全宇宙和全人類的進程，就是這種史觀的一種。中國的周易哲學，和海格爾的辯證法哲學也有這種傾向。這種說

法完全是神學的，或玄學的，沒有事實的根據，我們不必評論。

第二派是精神與物質對立的二元史觀。這一派人主張歷史一面是物質環境的影響所造成的，一面是人類精神努力所造成的。這自然是很公允的主張。但是對於精神和物質間的相互關係如何，無法為綜合的說明，容易將這支配人類歷史的兩大勢力看做是兩個各不相干的東西，各自做各自的事，這就是他的缺點。

第三派是遺傳與環境對立的二元史觀。這一派的說法與前派略同，不過將「精神」與「物質」等玄學化的名詞改為較為切實一點的「遺傳」「環境」罷了。這種學說的缺點也和前派相同。

第四派是個人與社會對立的二元史觀。這一派人主張歷史是由天才的努力和環境的影響合成的，與前兩派的主張也略同，不過特別提出個人活動的重要。這一派的缺點也在沒有提出一個綜合的主張來。

總之二元史觀的共同優點是在持論平允，能够顧及於事實的各方面；共同的缺點則在不能提出一個中心觀點來，因此所說明的等於未說明一樣。我們誠然曉得精神和物質，遺傳和環境，個人和社會，都是歷史進化的原動力，但這些原動力中間的共同關係在那裏呢？沒有共同的關係，則精神自精神，物質自物質，兩者截然為兩個世界，無法交互影響，造成歷史的活動。假如有一種關係將這